

心晴坊
女性心理研究

悦世

一段最逗趣的先婚后爱
古代版《活色生香》

风荷游月

著

妙手调香

下



于他，爱是即使看不见她，却总能在人群中找到她。

当身带异香的傲娇小姐
遇到双目失明的腹黑公子

错牵的红线，错位的温暖，也能成就一段啼笑因缘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妙手调香

下

风荷游月——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妙手调香 : 全2册 / 风荷游月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360-8

I. ①妙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2441号

书 名 妙手调香 : 全2册

作 者 风荷游月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王妍萍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31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,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360-8
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A decorative bord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flowering branch with leaves and blossoms. To the right of the title, there is a small,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butterfly.

目录

第十七章 惊芳魂/001

第十八章 前缘误/014

第十九章 释前嫌/026

第二十章 庆归宁/041

第二十一章 暗夜劫/055

第二十二章 风雨息/069

第二十三章 贺千岁/083

第二十四章 再生疑/096

第二十五章 千丝乱/110

第二十六章 同心挽/126



目录



第二十七章 乞巧节/142

第二十八章 梦成真/156

第二十九章 离别久/170

第三十章 惊魂夜/183

第三十一章 又一春/195

第三十二章 山水间/207

番外一 青杏小/216

番外二 缘分浅/221

番外三 忆旧年/237

第十七章 惊芳魂



另一边，端王在王府的后花园设宴款待众人，亭台楼宇，雕梁画栋，入目望去整个府邸尽收眼底，夏日景致美不胜收。

京中有言道端王骄奢淫逸放浪形骸，其实不尽然，他虽然不喜读书，为人骄傲，但也是个极其追求完美的人，不管是人还是物，稍有一点瑕疵都入不了他的眼，是以当他看到霍川出现在眼前时，目光里多了几分复杂。

他邀请的人不多，八角亭内正好凑一桌，都是京城有名有望，平常有来往的人家。

端王今年二十有八，身高八尺风度翩翩，仍旧未立正妃，府上倒有一名侧妃、两位庶妃。天子有意立嫁给他的皇后的嫡妹姬氏为正妃，却被他屡屡寻借口拒绝，他不将成家立业放心上就算了，偏偏迷上了养猫这一闲事，真叫人头疼。

如今，光是后院便养了十来只猫，这些猫咪姿态曼妙，步履轻盈地在花丛中穿梭。霍川虽看不到，但却能听见猫叫，那叫声缠绵悱恻，此起彼伏，但却听得他眉头紧皱，委实是太吵了，还是他家小绵羊的叫声听着悦耳。

偏偏端王怀里还抱着一只，便是才生育的那只母猫。那只猫有蓝宝石一般的眼睛，毛色雪白顺滑，姿态慵懒地在腿上卧着，几乎不搭理众人，偶尔高兴了便低叫一声，听着没什么力气。端王对它简直爱不释手。端王一边抱着猫，一边看了霍川一眼：“成淮前几日大婚，本王为了这小家伙错过了喜宴，实在是有些对不住。听闻新娘子是陇州出了名的美人，成淮兄好福气。”

一般人应该问一句模样如何，是否属实，当真美吗？他倒好，先是恭贺一番，再问陇州有无什么漂亮的猫，从头到尾对新娘子的容貌半点兴趣也无。

霍川对这些未曾上心，但倒多少有所耳闻：“陇州城内刘家养了一只猫，眼睛的颜色会随着日光发生变化，早晨柳绿，到了傍晚便渐次转为靛蓝，很是稀罕。”

闻言端王果真来了兴趣，当即便命人去打听，心情甚好地道：“莫非成淮也喜爱猫？我这儿刚下了几只小崽，品种纯正，我不舍得送人，正准备自己养着。你若是喜欢便拿去一只养着。”

其实恰恰相反，霍川对猫一点兴趣也无，只觉得这东西又骄傲又难养。他是个耐心极差的人，仅剩的一点点全给了宋瑜，再无心思应付旁的。

他思量片刻：“多谢王爷。”既然宋瑜喜欢，抱一只回去，讨她欢心也未尝不可。

端王身旁身穿月白长袍、模样俊朗的青年是年轻的太子少傅，他姓高字祁谦，其父是中书省尚书，他同端王关系最为要好。

高祁谦随手拨拉了两下猫耳朵，却惨遭嫌弃，这会儿他将目光放在霍川身上，状似随口地问道：“庐阳侯近来可好？月前我到侯府拜见他，见他丧子之痛仍旧不能释怀，形容哀戚。”

两人在霍继诚出殡时有过一面之缘，在霍川的婚宴上也说过两句话，但因两人都是凉薄的性子，是以仍旧属于点头之交。

霍川捏着山水茶杯微一转，不疾不徐地道：“已大好，有劳少傅挂念。”

高祁谦不以为意地勾了勾唇：“那便好，改日我再到府上拜访。”

一桌人饮酒说乐，侃侃而谈，霍川不胜酒力，十分明智地退出战局。一席酒散，众人意兴阑珊地离去，端王仍旧留有几分清醒，对他道：“成淮，你留下。”

霍川脚步微顿，复又坐回石墩上，端王对面是喝得醉醺醺的、倚靠着亭柱的高祁谦。

临近午时，宋瑜在音缈阁待了很久，是时候离去。

不知为何她跟陈琴音很谈得来，霍菁菁常道大嫂是个寡淡的人，根本说不到一块去。可宋瑜竟跟她很有话说。陈琴音说得少，泰半时候是她喋喋不休。不过半日的工夫，宋瑜便对她好感大增。

宋瑜正欲离去之时，前头忽然有丫鬟通报：“太夫人回来了！”她顿时慌了阵脚，怎么如此突然？不是说还要再三两日？

陈琴音也是茫然，但她到底比宋瑜镇静得多，拾掇一番便携宋瑜前往正堂：“先到前头去，你不必惊慌，只管与平时一样便是。”

宋瑜讷讷地点头，跟在她身后。说是不慌，可她眼下依然惴惴不安，手心捏出汗来，脑子一团糨糊。

从音缈阁到前院有一段距离，走游廊底下会快一些，但免不了要上下石阶。

宋瑜与陈琴音错开了半个身子，她因紧张一直半垂着脑袋，所以余光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身后丫鬟的动作。那是她带来的丫鬟，不是霞衣，是名字记不大清楚的那个。

台阶共有七八级，两人正欲往下行去，便见她伸手在陈琴音身后轻推一把。她动作很小心，况且有霞衣在一旁挡着，若不是她现在的方向独特，或许真会看不到。

陈琴音身子前倾，足下趑趄踏空一阶，眼瞅着便要栽倒。

台阶虽不高，但如果陈琴音这么直挺挺地摔下去后果依然会严重，尤其是她还怀着身孕。宋瑜登时错愕不已，她伸手拉她时已经来不及，没顾得上多想就在空中转了个身，结结实实地垫在陈琴音身下。结果，宋瑜的头碰到栏杆上，发出沉闷一声响。起初她身上没什么感觉，片刻后，疼痛才传遍全身，尤其是背部火辣辣的，疼得难以忍受，小腿也疼得很。

宋瑜身上是惊魂未定的陈琴音，她从宋瑜身上坐起，摔下来时她虽极力护着肚子，还有宋瑜在底下垫着，但此刻她仍旧觉得肚子隐隐作痛。

丫鬟惊慌失措地围了上来，生怕她有任何不测，那里面可是霍家长子的遗腹子，陆夫人极为重视，若是出了差错她们可担待不起！

丫鬟们忙作一团，一些人赶忙去请大夫，还有一些到前院通报。

再看宋瑜，她头上无伤，但是台阶上却有大片血迹。霞衣吓坏了，将人从地上扶起来唤了两声，可她已然昏死过去，毫无反应。此刻宋瑜双目紧闭，长睫毛垂着，精致漂亮的小脸变得苍白。

正堂固然是没法去了，先将人送回屋里是正经。

丫鬟们片刻不敢耽误，纵然她们有十条命，也赔不起陈琴音肚子里的那位祖宗。几人忙作一团，七手八脚地将陈琴音送回音缈阁，并叫了府中有经验的婆子来照顾。

霞衣将宋瑜扶起，方才不知她伤在何处，此刻碰到她的后脑勺，掌心一片黏稠的猩红，她睁大眼急急唤了声少夫人，可惜宋瑜早已昏死过去，无法给她回应。原本从台阶摔下来不至于造成重伤，偏巧她撞在鹅颈栏杆上，导致头部受创。

与霞衣同行的丫鬟名唤蝉玉，她没料到宋瑜竟然会舍身相救，登时立在远处有些怔忡。直到霞衣吩咐，她才惶惶然地将宋瑜从地上扶起，送回忘机庭。

太夫人才回来，端坐太师椅上正询问两个儿媳的下落，便有丫鬟来哭着通报：“夫人，太夫人，出大事了！”

言罢，她被陆氏狠狠一瞪，她认得出这丫鬟是陈琴音身边的人，又急忙问道：

“你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，琴音平常没教你规矩不成？”

搁在平常那丫鬟被如此训斥恐怕早已腿软，但此刻她顾不得许多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行向前：“大少夫人从台阶上摔了下来，正昏迷着，情况恐有不妙……”

前头坐着的老态龙钟、发丝银白的妇人正是太夫人无疑，她瞧着比陆氏和藹些，面目慈悲。闻声焦急地杵了杵云纹拐杖：“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为何摔了，肚子里不是还有一个，怎的恁不当心？”

那丫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具体如何她也不清楚，只记得当时自己眼前一阵天旋地转，二少夫人已然躺在大少夫人身下。她正欲解释，陆氏与太夫人便神色紧张地起身赶往音缈阁。

陆氏一边走一边皱着眉头问：“可否着人去请了郎中？”

丫鬟亦步亦趋地跟上，低着头惴惴不安地答道：“已经让人去请了，另外还叫了几个婆子来帮忙。”

陈琴音若是出事，她定然逃不掉惩罚。以陆夫人对孩子的重视程度，她势必没有好果子吃……思及此，她不由得越发担忧，却只能祈祷最好大少夫人母子平安。

她们赶到音缈阁时郎中尚未到，陈琴音在床榻静静地躺着，由于受惊过度，她的脸上更没血色。她睁眼愣愣地盯着床顶帷幔，仍旧心有余悸。方才悠悠转醒后，她只觉得小腹阵阵疼痛，好在不如刚才剧烈了。

陆氏和太夫人来到跟前，着实关切一番，又担心说得太多使她累着，便将丫鬟叫到跟前询问情况。那丫鬟走在后头，根本没看见是怎么个情况，哪说得出来。

恰好此时郎中到来，覆上一方绢帕在细腕上把脉之后，只道她是受惊过度，动了胎气，日后多加调养并无大碍。话音一落，众人皆松一口气，郎中去一旁开药方，丫鬟跟着他去拿药，内室仅剩陈琴音、陆氏和太夫人三人。

陆氏坐在床头绣墩上，严肃地问道：“你实话跟我说，究竟是怎么摔的？”

陈琴音倚靠着引枕，头微微下垂瞧着不大精神，静默许久才缓缓道：“有人在身后推了我一把。”

虽然力道极轻，但她却感觉到一双手碰在身后，恰好她一只脚悬空，没踩稳便摔了下来。彼时离她最近的便是宋瑜，是以推自己的人不可能是她，更何况她还救了自己一命。那便只能是丫鬟，两人身后是宋瑜的丫鬟霞衣和蝉玉，她也不确定是哪一个。

当陈琴音将想法说与陆氏后，她脸色蓦地沉了下来：“你说那丫鬟是宋瑜的人？”

陈琴音颌首，旋即料想她必定误会了，于是虚弱地解释道：“我从石阶上摔倒时，是她舍身相救挡在我身下的，所以我才能平安地躺在这儿。母亲应当将此事查清楚，不要误会了她。”

陆氏闻言面色稍霁，同她说了几句贴心的话，这才起身离去。

陈琴音欲跣身相送，被太夫人拦住了：“既然身子不好，就应当好生养着才是。不必送了，我们自会离去。”

陈琴音抬头，很是愧疚：“祖母回来孙媳竟没能前去恭迎，实在不孝……”

可这又有什么办法？权衡之下自然是她的身子要紧，是以太夫人没有怪罪她，只劝她好生照顾自己，安心养胎，莫再出什么差错。

两人从音缈阁出来便前去忘机庭，顺道看望宋瑜伤势。

宋瑜的情况比陈琴音严重些，她至今昏迷未醒，血倒是止住了，可是一张小脸惨白惨白，了无生气的模样。澹衫正在给她包扎伤口，白绫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泪水止不住往下落。

才一早上的工夫，姑娘怎的就伤成了这个模样，她本就身子较弱，此刻又摔着了头……她心疼宋瑜，这侯府果真是不适合她。霞衣说姑娘是为了救陈琴音才受伤了，可个中原因又有谁知？

太夫人坐在床头长吁短叹：“这孩子真个热心肠，为了救琴音把自己伤成这模样……”

方才在音缈阁的谈话她都清楚了，所以越发对宋瑜起了怜爱之心。她委实愧对于霍川，可对霍川和宋瑜二人也别有一番担忧。不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实在是看多了京城侯府里的钩心斗角。她也要提防着霍川回府要为当年所受苦难讨回公道……可如今见着宋瑜后她就打消了这猜想。她看着如此纯善，霍川大抵爱惨了她，才会不顾一切将她娶入家门。

陆氏将今早陪伴宋瑜的两人唤到跟前：“两位少夫人出事时，你二人就在身旁？”

蝉玉低垂着头做出畏惧模样，霞衣据实以答：“回夫人，确实是我与蝉玉伺候。”

内室宋瑜在休息，郎中开了几副内服外用的药便离去。为不吵着她，陆氏便移到正室审问二人，她面目严肃，使人畏惧，闻言狠狠一斥：“大胆！”

霞衣蝉玉慌张下跪，禁不住浑身哆嗦，她们心知定然逃脱不了干系，遂迭声求饶。

陆夫人的话响在头顶：“大少夫人失足，你两人离得最近。她亲口同我说有人作祟，不知是你们其中哪一个？你们若是老实交代，兴许我会从轻处置！”

谁知两人皆摇头，霞衣茫然地觑了蝉玉一眼，眉头微微拢起。然而她惶恐模样不像作假，两人一起生活多年，蝉玉是什么脾性自己再清楚不过，她谨小慎微，给她一百个胆子她也不敢做这事。

陆氏问不出个所以然，着实有些气恼：“霍家子嗣岂容你们这些腌臢之人惦记！”说罢她唤了一声“来人”。

三五名仆从候在门外，陆氏便命他们将霞衣蝉玉带下去：“各打三十板子，谁也不得手软！”

她们虽为丫鬟，但到底是皮娇肉嫩的姑娘，平常人受二十板子便吃不住了，三十大板简直去了人半条命！

霞衣再镇定此刻也忍不住哭着求饶，可惜陆夫人吃了秤砣铁了心，端的是不肯轻饶两人。为避免她俩的哭声吵着宋瑜，便吩咐仆从将她们带走，在前院行家法。走时她还不忘记吩咐其他人：“将二少夫人照顾好，出了任何差错，你们的下场便同她们一样。”

众人万分小心地颌首应是，待到人走后对待宋瑜越发上心起来。

宋瑜的脸上一片潮湿，好像有一片乌云专门在她头顶下雨，她摸了摸脸颊，放到嘴里一尝，那雨水却是咸的。

她缓缓睁开眼才知是梦境，此刻她头疼欲裂，尤其脑后更是剧痛。看清面前的人后，哪里是下雨，分明是澹衫在她跟前一个劲儿地哭泣！

澹衫手里端着才煎好的药碗，刚才，她怎么都唤不醒她，越发悲从中来，所以才哭得收不住。现在，见宋瑜醒了，她举起袖子擦了擦眼泪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姑娘可算醒了，身上可有哪儿不舒服？这是郎中开的药，快趁热喝了吧。”

宋瑜一双大眼睛无力地眨了眨，声音干涩绵软：“我可能是摔得厉害了，身上哪儿都疼。实在没有力气抬手，不如你喂我吧。”

见状澹衫又要落泪，她怕宋瑜看了心烦，硬生生给忍了回去：“好，好，婢子喂您。”

澹衫一勺一勺地将药送入宋瑜口中，她口中无味，被腥苦的味道一刺激顿时精神了不少。宋瑜皱眉咋舌，总算将一碗药喝得干干净净。

宋瑜吃罢药后才想起来问：“大嫂如何，孩子无事吧？”

澹衫颌首：“母子平安，姑娘别担心。”

她这才放下心来，想起无意间看到的一幕，又问道：“今早陪我的两个丫鬟，除了霞衣外，另一个唤什么名字？她现在人呢？”

澹衫以为她是担心两人，于是就老老实实答道：“是蝉玉吧，她们两人都被陆夫人带去前院了。各打了三十板子，不知情况如何。”澹衫的语气里不无担忧。

宋瑜不再言语，她想跟陆氏说明情况，但深觉情况不简单。蝉玉一个丫鬟，怎会做出这种荒唐事情，必定是有人在后头指使。蝉玉是她身边的人，说出去第一个怀疑的便是她，好在她救了陈琴音，打消了这种误会。

日薄西山，暮色将临，外头红霞映天，她竟然昏迷了两三个时辰。她此刻不能下床，澹衫便坐在床头陪她说话，其间薄罗又给她换了一回药。宋瑜的伤口不大

深，流的血却不少，以至于宋瑜红润的脸蛋变得苍白，瞧着楚楚可怜。

宋瑜没什么精神，泰半时间都是薄罗逗趣引她高兴，可惜她一笑便牵扯伤口，龇牙咧嘴地喊疼。澹衫将薄罗哄了出去，才到正室便见一人从外头回来，沉稳地迈过门槛。

霍川面上没多少表情，瞧不出喜怒哀乐。后头明朗怀里捧着一只才出生不久的小奶猫，几乎还没有他巴掌大，毛色纯白，尚未开眼。

澹衫薄罗连忙退至一旁，恭恭敬敬地唤了声，心怀惴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霍川确实不知宋瑜出事，行至内室门口停住，从明朗手中接过那只小猫，转头问丫鬟：“宋瑜可在屋内？”

毛茸茸的一团，放在手心痒痒的，霍川很不适应这种触感。屋子里安静得有些不对头，丫鬟屏息凝神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霍川还以为宋瑜不在，是以才如此询问。

澹衫低头欲同他说明情况：“姑娘才醒，回禀公子……”

不待她说完，霍川便打断：“你们不必进去伺候。”

内室情况他早已熟识，凭借对家具摆放的记忆，不必人领他也能随意走动。话音一落，他就打开琉璃帘子，举步往内室走去。

药碗虽被丫鬟收走，但仍旧留有淡淡药味，同室内恬淡馨香格格不入。

霍川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，低唤了一声三妹。

早在他回来时宋瑜便已听见外头动静，她想起身，奈何后背和小腿疼得动弹不得，只能作罢。她怔怔地盯着霍川的身影，只是一天没见，却仿佛过了许多个春秋。宋瑜鼻头酸涩，这才发觉竟然有些想他。

她受了伤，头一个想跟他哭诉，想向他寻求安慰。

目光一转落到霍川掌心里，竟见一只才出生不久的小猫，小猫只会发出微弱的叫声，宋瑜眸子一亮，难怪他今早离开问她想不想养猫，本以为是自己的梦罢了，没承想竟是真的。

他小心翼翼托着的模样着实好笑，宋瑜禁不住弯起眉眼：“这是送给我的？”

霍川来到床头坐下，将她两手放到腿上，颇有些迫不及待地把小猫放在她手心：“端王家的母猫下了四只小猫，便送了我一只。你看着养就是了。”

宋瑜盯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抿唇嗯了一声，悄悄地说：“我想抱一抱你，可是不能张开手，你能抱抱我吗？”

她不能张开手，是因为肩胛酸疼，霍川却以为是她手里有小猫的缘故。难得她如此乖巧地请求，毫不掩饰对他的依赖，霍川心中胀满了欣喜，他毫不犹豫地将她揽入怀中：“我才离开一天，三妹便想我了？”

伤口被他碰到，宋瑜低低地哼了一声，埋首在他颈窝中点了点头：“有一点想，不是很多。”

霍川禁不住低笑出声，抱着她越发紧了些。

宋瑜担心他压坏了怀里小猫，没一会儿便将人推开。她把小猫放在锦被上，那么小一点儿，到了陌生环境惧怕不安，不住地低声咪呜，可怜兮兮的让人心疼。

霍川这才想起刚才闻到的药味：“是你在喝药？”

宋瑜知道瞒不住，是以乖乖说是。

旋即，宋瑜的手被他握住，力道大得不容她抗拒。他脸色骤然转变：“为何喝药，是不是……”

宋瑜哪知他想歪了，他又捏在她擦破皮的地方，宋瑜忙不迭地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手下的身子一个劲儿打颤，霍川如何感觉不出，他觉得不对劲，放轻了力道轻轻地摩挲着她的手背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手怎么回事，为何受伤了？”

宋瑜瘪瘪嘴，忍不住跟他倾诉：“不小心摔着了。”

霍川顿时沉下脸，既是到了喝药的程度，可见伤得不轻。他才离开了几个时辰，她怎的就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？

霍川顿了顿又问：“还伤了何处？”

宋瑜不说话，只拉着他的手碰了碰腰背和小腿，霍川的脸色越发阴沉难看。直到他碰到宋瑜头顶白绫，终究忍不住冷声唤来人。

霍川浑身笼罩着的阴霾让人心悸，澹衫薄罗跪倒在地，知道自己多半是逃不过霍川的责备，脸上的表情，颇有些视死如归的意味。

霍川将床头药碗扫落一地，厉声质问：“你们是废物不成？好端端的人竟然照顾成这样？”

他很少跟下人发火，平常他严厉虽严厉，但大都属于心平气和。眼下他确实气得不轻，恨不得将人责打一顿，若不是宋瑜抱着他臂弯求情，或许他真会这么做。

这事本就跟澹衫薄罗无关，宋瑜软声恳求道：“这不关她们事……你不要生气，我什么都同你说。”

见霍川仍然抿着薄唇不为所动。她挥手示意两人退下，薄罗澹衫惴惴不安地退出内室，才觉得额头惊出一层薄汗。

宋瑜埋首在他胸口，只露出一双红红的耳朵：“夫君，夫君……”

撒手铜果真见效，霍川顿时便略有动容，手掌怜惜地放在她头上，声音仍旧冷厉：“同她们无关，那是谁的原因？”

呼吸之间都是他冷冽干净的气味，宋瑜有些舍不得离开，若是被他一辈子这

样抱着也好。她今天格外爱撒娇，或许因为受伤才显得脆弱吧，她就是不由自主地想依赖他：“是府里名叫蝉玉的丫鬟，我今日去看大嫂，身边只带了她和霞衣两人。”

宋瑜将所见情形一五一十地交代完毕，包括她如何救了陈琴音，说完话里很有几分得意：“我方才问了澹衫，她说大嫂母子平安。”

听在霍川耳中却忍不住生气，旁人是平安了，可她呢？浑身上下哪一处是好的？

霍川气恼得想教训她，然而她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真要下手他又于心不忍。特别是听着她软软糯糯的声音，他的心软得一塌糊涂，没见过这么傻的：“下回若再出这种事，只管让旁人去救，你不必去管。”

听了这个，宋瑜可不乐意了：“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大嫂摔倒？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是你们霍家唯一的子嗣，出了差错我可担待不起……”

“谁说是唯一的子嗣？”霍川捏了捏她脸颊，也只有这处是完整的，他因心中有气，力道便没控制，“我同你会有许多孩子，他们都姓霍。”

宋瑜羞赧不已，怪他把话说得太直白，偏头一口咬住他手指头：“那是你的孩子，不是大嫂的，自然不一样。”

柔软的舌头无意间扫过指腹，霍川微微一僵，旋即面色如常地抽出手：“快些养好身体。”说着，他又补充一句，“这几日你哪里都不许去，音缈阁我会让人去慰问，你无需管。”

宋瑜即便想管也是有心无力，遂听话地点点头，反正她刚得了一只小猫咪，兴趣大得很。

方才她只顾着和霍川说话没有理它，才一会儿的工夫小猫便埋在爪子里睡着了。小小的一团捧在手心，简直要将人的心都暖化了，宋瑜低头蹭了蹭它柔软的毛发道：“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好不好？我从来没养过猫，不知该怎么照顾。”

霍川对此很随意，在他眼里那就是一只畜生，哪里还需要起名字。

不过宋瑜对此乐此不疲，他便随口敷衍道：“我明日让人去端王府问一声，再告诉你如何养合适。至于名字，你看着起就是了。”

宋瑜对他态度很不满意，撇嘴哼了哼：“那我叫它成淮好了。”

果不其然，霍川薄唇一抿，不悦地道：“换一个。”

宋瑜嬉笑，执意要跟他唱反调：“川川。”

霍川扯起嘴角，阴晴不定地开口：“你从未如此亲近地叫过我。”

他唯一一次听到还是上回，她被逼到无路可退时，不情不愿地唤了一声霍成淮，想不到再从她口中听到这两个字，竟是托一只猫的幸福。

宋瑜起名字很认真，来来回回不下十几个，最终决定唤它作糖雪球。盖因这只小猫缩成一团的模样，白白软软的像极了糖雪球，宋瑜对它简直爱不释手。

用过晚饭宋瑜又睡了过去，与她紧紧挨着的是糖雪球。原本宋瑜担心压坏了它，想给它在地上铺一个小窝，奈何实在舍不得。好在她受了伤不能乱动，是以退开一些隔着距离，这才放心入睡。

霍川在正室将今日情况了解之后，命人去唤蝉玉前来。她今日才被杖责一顿，根本下不得床，几乎匍匐着被带到跟前。

霍川端坐在太师椅上，开门见山道：“是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”

她后背到腰部的一块血肉模糊，只马虎上了一些药，效用却不大。其实，今日陆氏该问的都问了，她端的是一个字不肯透露，咬紧牙关只字不提。回去后连霞衣都禁不住怀疑，试探地问了她几句话，她依旧缄默不言。

现在，她连面对着霍川不怒而威的面容，亦是一派镇定：“没有人指使，是婢子一时鬼迷了心窍。”

无论霍川如何问她都是这一句回答，霍川登时大怒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斩去双手吧，看日后如何为祸侯府！”

这时，她的眼里才透出了惊惧，但她很快忍了回去，她紧咬着下唇，几乎将下唇咬出血来。

霍川素来不是心地慈善之人，平常他不轻易惩罚下人，是因为那些人没触到他的逆鳞。如今蝉玉不仅碰了那逆鳞，还让宋瑜落得一身伤，霍川无论如何也没法忍受。

堂屋鸦雀无声，无人敢上前。盖因府内从未有过如此重的惩罚。连陆夫人都只是杖责三十……砍去双手，仆从面面相觑，一时琢磨不出这位少爷说的是气话或是其他。

不见下人动作，霍川的眉峰染上寒意，他踱步到蝉玉身前道：“想明白了吗，谁指使你？”

蝉玉两手的指甲深深抠进肉中，她浑身颤抖，咬着牙矢口否认：“无人指使……是蝉玉一人所为。”

霍川双手背在身后，紧紧地捏握成拳，他合目冷声道：“带下去，斩了双手。”

这断然不是开玩笑的口吻，仆从不敢不从，上前将绝望的蝉玉从地上拖起，带往后院去了。

经历方才那一幕，底下丫鬟对霍川颇有些惧怕，他浑身上下阴气沉沉，仿佛从地府而来的罗刹。她们生怕一不留神惹他不痛快，下场就如同蝉玉一样。

有知道内情的，除了同情之外，最多的便是认为她自作自受。蝉玉是活腻了不成，好好的竟去加害侯府的两位少夫人，若是大少夫人肚子里的遗腹子有任何意外，就算她死一百次都不够赔偿。

丫鬟伺候完霍川洗漱便退下，屋内只留了一盏白瓷灯，柔和的光线照着床上小小身影。宋瑜缩成一团睡得正酣，忽然觉得床榻塌陷一块，接着她便觉得自己被一双手臂环住。她恍然惊醒，下意识推开霍川胸膛：“我的糖雪球！”

霍川的脸有些黑，僵着身子一动不动。

宋瑜没看到身旁的小猫，神志陡然清醒。还以为小猫是被霍川压在身下，她面色发白哆哆嗦嗦将霍川推开一些，但仍没看见小猫的身影：“你、你是不是把我的糖雪球压着了……”

她的嗓音软软的，大抵是才睡醒的缘故。宋瑜急得连眼泪都要掉出来了。那是她才得到的小猫，怎的一个晚上不到就遭受不测？

霍川被她推到床沿，只差半寸就能掉到床下。直到宋瑜实在担忧得不行，他才缓缓道：“它在地上，丫鬟给它另搭了一个窝。”

闻言宋瑜半坐起身往地上看去，果见地板上用织金薄褥围了一个小小的床铺，恰好够糖雪球睡。此刻它正舒服惬意地窝在里头，小爪子懒洋洋地搭在眼睛上，睡得安祥。

宋瑜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重新躺回去，撇嘴埋怨道：“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？我方才真以为你把它压死了。”

言罢她才察觉到霍川就坐在床沿上，再往外一点点，他就要掉下去了，而这是她情急之中所作所为。宋瑜声音越来越小，讷讷地盯着霍川，不见他有任何动作，连面上表情都淡淡的。她以为霍川生气了，忙扑到他怀里认错：“是我不好，错怪你了。”

真是活络的姑娘，难怪讨人喜欢。

然而霍川却牵起嘴角冷嘲热讽道：“白天不是还浑身都疼，到了晚上怎么浑身都是力气？”

宋瑜被他说得窘迫难耐，其实她身上还是很疼的，可是方才特殊情况，便一时没工夫管疼不疼的问题。现在理智回位，她哀哀地唤了一声：“疼，手臂疼头也疼……你给我揉揉好不好？揉揉就不疼了。”

霍川低声冷笑：“疼是活该。”

看她下回还敢不敢这样多管闲事了，分明自己没那个本领，却还要充英雄。受了伤也好，吃一堑才能长一智，霍川虽忍不住嫌弃她，但却听话地给她揉捏起她的手臂，他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轻柔。

宋瑜惬意地眯了眯眼睛，往他怀里拱得更深了一些：“你方才做了什么？外头吵吵嚷嚷的。”

她再动自己便真的要掉下去了，霍川抱着她往床榻里面移了移。两人之间免不了要起摩擦，宋瑜绵软的身子毫无缝隙贴着他，幽如兰草的气息就萦绕在身前，霍川免不了起了不该有的反应……可怜洞房花烛夜太过火，他先前还顾念着宋瑜的身体，一直有所收敛，如今过去好些天，他尝过甜头之后哪里还忍得下去。

他的手碰到宋瑜头顶覆着的白绫，刚腾升起的那点旖旎念头顿时消散。还是让她先养伤吧，养好了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

霍川轻轻碰了碰她的额头，哑着嗓音艰涩道：“有个丫鬟做错了事，教训她一两句罢了。”

既然不是什么大事，宋瑜了然地哦了一声，没多追问。困意再次袭来，她倦怠地打了个哈欠：“今日太夫人回来了。”

霍川顿了一顿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她一连打了三个哈欠，眼睛挤出泪花，赖皮地在霍川胸膛蹭了蹭：“可我非但没去看她，还劳烦她老人家亲自跑一趟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不如等我能下床了，我们再一道过去请安吧？”她脑袋瓜转了转，认真地道，“今日我见了她一面，太夫人瞧着挺和善的，同我说了一些暖心的话，很像我的祖母。”

霍川低低地嗯了一声，只消她高兴，怎么都好：“待你伤好了再说，明日我先过去一趟。”

宋瑜这才心满意足地嗯了嗯，就在他怀中沉沉睡去。

翌日起来，宋瑜身上轻松不少，许是昨日擦的伤药有用，头也不那般疼了。她摸了摸脑袋从床上坐起，不远处有两个丫鬟端着水盆帕子，不知等候了多久。

瞧一眼外头太阳，旭日当空，天空一碧如洗。看模样早已过了辰时了，她竟一觉睡到现在！

丫鬟见她起床，恭恭敬敬上前伺候梳洗，态度比以往端正了许多。两个模样有些陌生，不像是在前头当值的丫鬟，颇有些笨手笨脚，但她们偏偏又怕宋瑜有任何不满，因此，两个人忐忐忑忑，反而弄巧成拙。

宋瑜不耐烦地从两人手里夺过帕子，用自己调的玉容散洗干净脸，睫毛挂着水珠问道：“园……成淮呢？”

其中一位穿鹅黄粗布衫的丫鬟诚惶诚恐地道：“少爷一早就起床出去了，此刻大抵在太夫人的院子里吧。”她说得结结巴巴，好似宋瑜下一刻便会将她处死似的。

她颤抖的幅度太大，连宋瑜都免不了怀疑：“你怎么了？我又没怪你，怎的就